

## 谈翻译中的“可疑文域”

### ——兼评《红字》的三个译本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 金 兵\*

**摘 要：**翻译批评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从读者反应的角度进行批评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本文根据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提出的“可疑文域”的概念，比较了《红字》的三个中译本，对各个译本中出现的“可疑文域”逐一进行探讨，并对以后的翻译工作提出了一些意见。

**关键词：**翻译 可疑文域 《红字》 读者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翻译理论引入了接受美学，译论家开始把读者当成一个重要因素进行考察，相应地出现了“读者反应理论”，读者的作用开始为翻译界所认识。这种理论把读者提到了很高的位置，认为读者的反应决定一切翻译的成败。这个理论固然有失之偏颇的一面，但也确实能引起译论家对读者作用的重视。显然，这里所说的读者反应指的是对译作的评价。有的人可能会表示怀疑，读者不懂外文，怎么能进行原文与译文的对照呢？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评价翻译作品不一定非要从原文和译文对照的角度进行，尽管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角度。大多数读者是不懂原文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翻译作品本身进行评价。实际上，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对译文进行评价，正是译评长期以来忽视的问题。翻译批评的对象是译作及翻译过程，但是读者作为译文的最终接受者，可以通过译者对翻译过程产生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与译者对读者的态度有密切的联系。因此，翻译批评也不应当忽视读者的反应。

读者评判一部译作是优是劣，只能根据译作本身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因为大多数读者都不懂外文，即使有人懂，他们也不大会对照着原文阅读）。这些当然要译者通过恰当地运用译语语言来实现。读者对译作中出现的语言问题尤其敏感。法国著名翻译家、翻译批评家贝尔曼在谈到翻译批评时说，批评的第一步是阅读译作。在这个过程中，批评家本身就成了一名读者。他指出，批评家要特别注意“可疑的文域”<sup>1</sup>。所谓“可疑的文域”，通常表现为文体或结构的突然中断或变调，一种文体应有的和谐与连贯被打破。影响译文的和谐与连贯的因素很多，除了文体或结构的变调，还有诸如逻辑错误，表达不合译语规范，语句有违常识等等，这些因素也应归于“可疑的文域”。

笔者试以《红字》的三个译本为例，指出“可疑的文域”的各种表现及其出现的原因。本文选取的三个译本分别是侍桁先生的译本<sup>2</sup>（以下简称侍译），胡允桓先生的译本<sup>3</sup>（以下简称胡译）以及姚乃强先生的译本<sup>4</sup>（以下简称姚译）。三个译本的译者均具有一定的翻译经验，翻译过程中的态度也是极其严肃认真的，理解比较准确，表达比较通顺流畅，因此可以说它们都是成功的译本，这一点读者可以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三个译本在许多地方的处理上“英雄所见略同”，译法相近甚至相同。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译者自身情况的差异，三个译本又有着一些不同的特点。侍桁作为最早的译者，其贡献是重大的、独特的，但是由

\* 金兵，男，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英汉翻译理论与实践；通讯地址：河南洛阳036信箱30号，邮编：471003；电话：0379-64542557；E-mail: jkking@yeah.net.

<sup>1</sup> 有关贝尔曼的批评理论，参阅许钧、袁筱一编著《当代法国翻译理论》。

<sup>2</sup>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出版，系再版，最早出版于四十年代。

<sup>3</sup>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sup>4</sup> 译林出版社1996年出版。

于当时对翻译原则的认识很不清楚，译者本人又倾向于使用直译，再加上参考资料的不足，译本的语言比较拗口，不合乎汉语规范处甚多，理解错误也较多。胡译和姚译由于出版年代较近，又处在翻译理论大繁荣的背景下，语言比较自然通顺，符合当代读者的审美趣味。而且，两译本在纠正原译本的错误方面，作了很大的改进。但是，正如纽马克说过的，“*No translation is perfect.*”两译本同侍译一样也有不少失误。对这些失误我们要采取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认真分析，决不可简单地一概指斥为“错误”。下面本文试图站在普通读者立场上对三个译本进行些评论。当然，在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时难免要涉及原文和译文的对照。

## 1. 语句有违常识

译文的语言要做到晓畅达意，不仅要符合语法，而且要合乎常识。任何违背常识的语句，肯定都会引起读者的怀疑。在阅读三个译本时，笔者确实也发现一些有违常识的表达。如下例：

*...as the clamor of the fiends and night-hags, with whom she was well known to make excursions into the forest.*

侍译：解释成恶魔与梦魇的喧嚷，大家都晓得她是常同恶魔在森林里游乐的。

胡译：以为是恶魔和夜间飞行的女巫的喧嚣呢，人们都知道，她常同它们一起在林中嬉游。

姚译：解释成恶魔与梦魇的喧嚣，大家都知道她常同他们一起在林中漫游活动。

侍译和姚译读后让人颇觉怀疑。《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梦魇”的：睡眠中做一种感到压抑而呼吸困难的梦。既然是这样，梦魇就不应该有喧嚣了。特别是“梦魇”还能在林中游玩，这就更不可能了。胡译本的处理与之迥异。对照一下原文，才发现前两译误解了 *night-hag* 的意思。*Night-hag* 在词典上有两个意思，分别是“夜间飞行的女巫”和“梦魇”，胡译选择了第一个意思，侍译和姚译则选了第二个意思（侍译已稍有变通）。究竟哪一个意思更合理？只要看看后半句就不难判断。她和“他们”在林中漫游，那么“梦魇”能漫游吗？显然不能。通盘来考虑，还是第一个意思比较合适。至于介词 *into* 的错误处理，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以上牵涉到对“梦魇”这样一个比较生僻的字的意义的把握，读者可能不太容易发现问题，但下面这个例子的问题就十分明显了。

*Preceded by the beadle, and attended by an irregular procession of stern-browed men and unkindly-visaged women, Hester Prynne set forth towards the place appointed for her punishment.*

侍译：狱吏领头，后面跟着成群结队正颜厉色的男人和面容冷酷的女人，海丝特·白兰向那指定她被惩罚的地方走去。

胡译：海丝特·白兰跟着在前面开路的狱吏，身后尾随着拧眉攒目的男人和心狠面恶的女人的不成形的队伍，走向指定她示众的地方。

姚译：狱吏为先导，紧跟着一溜脸色严峻的男人和面带怒气的女人，海丝特·白兰走向指定的地方受罚示众。

读完侍译和姚译，读者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狱吏走在前面，紧跟着围观的男人和女人，那么海丝特·白兰肯定是走在最后了。然而，依据我们的常识，一个犯罪的人在去绞刑台的路上，怎么可能走在队伍的最后呢？围观的人更不可能走在她的前面。事实上，原文并不是这样描述的。海丝特·白兰是走在狱吏和观众的中间。由于侍译和姚译恪守原文的句序，因此译出来让人觉得不合情理。而胡译稍稍颠倒一下顺序，就把原文的关系表达清楚了。

## 2. 表达不合汉语规范

一般来讲，原文的语言都是通顺流利的，符合原语的规范。除非在特定的情况下，作者为了特定的目的

而故意使用不合规范的表达。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当然要尽量模仿原作者，也使用不大规范的表达。但是，不可否认，译文的语言应该尽量符合汉语规范，不然就会给读者造成错误的印象，以为外国人讲话就是这样不合文法。译文中出现了本不该有的不合文法的表达势必引起读者的怀疑。当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语言的时代性因素。所谓符合规范也应当是符合当代语言的规范。语言规范的相对性也是名著重译的一个重要原因。

*---thou wouldst be beyond his power and knowledge.*

侍译：你便可以超出他的势力范围和不给他知道了。

胡译：你都会超出他努力所及并且不为他所知晓。

姚译：他就会无能为力，不知你的去向了。

读完这三个句子，我们不难判断它们的优劣。前两译显然存在语言上的问题。胡译使用了“超出他的努力所及”，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侍译谓语两部分搭配不当，且“超出他的势力范围”易引起误解，读者会以为他是什么势力庞大的人。相比之下，姚译明白达意。前两译之所以语言不自然，原因大概是译者不能摆脱原句的形式干扰以及在关键词 *beyond* 上采取了对译的方法。

*The minister started to his feet, gasping for breath and clutching at his heart as if he would have torn it out of his bosom.*

侍译：牧师惊讶得喘不过气站起身来，紧扼住他的心胸，像是要从他的胸里撕掉他的心脏一样。

胡译：牧师猛地站起身来，大口喘着粗气，紧紧抓住胸口，像是要把心抠出来。

姚译：牧师猛地站了起来，喘着粗气，紧抓自己的心，仿佛要把它从胸口拽出来，撕裂它。

这句话的意思不难理解，但是侍译和姚译读起来不免让人有种磕磕绊绊的感觉。“扼住心胸”、“紧抓自己的心”绝对不是规范的汉语表达法。抽象的心胸没法扼住，心也没法直接紧抓。英文中用 *clutch his heart* 是很好的表达，但汉语就没法直接对译。关键是 *heart* 这个词处理不当。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只需要联系自己的实际经验就可以很好地处理。如胡译译做“抓住胸口”就比较好。

表达不合汉语的规范，其原因多半可以归结为翻译过程中的“形式主义”，译者陷入原文形式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译者自己很可能意识到了这种不自然并做了一些努力进行补救，然而只要译者死抠形式不放，就很难译出令人满意的作品。多数情况下，译者需要抓住主要事实、主要精神，运用一定的逻辑知识，只有这样才能译出通顺自然的作品。

### 3. 逻辑错误

任何一个词或一个句子，在文本中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有它存在的上下文，而它也必须与上下文相一致。一旦译文中出现了上下文的脱节，读者就会对翻译的准确性提出怀疑。这里牵涉到逻辑问题，读者决不会忍受不合逻辑的译文。《红字》的三个译本尽管总体上比较顺畅，但偶尔也会有逻辑方面的失误。如下例：

*But his character had been so much enfeebled by suffering that its lower energies were incapable of more than a temporary struggle.*

侍译：但是他的性格已为痛苦折磨得那么孱弱，就连较低级的力量也只能有一瞬间的挣扎。

胡译：但他本人已经给折磨得十分虚弱，即使这种较低劣的表现也只能是转瞬即逝的挣扎。

姚译：但是，他的性格已经被苦难折磨得非常孱弱，即使使出吃奶的气力也无力做出短暂的挣扎。

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不可能给出原文所有的上下文。这段话之前描述的是丁梅斯代尔在听到海丝特·白兰讲出事情的真相后的反应。不难想象，与自己朝夕相处的人竟然是她的丈夫，这个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不由得怒火中烧，皱起眉头。有了这样的上文，我们再来看三个译文，发现它们都有逻辑上的问题。侍译中出现了“较低级的力量”，可是上下文中并无相应的“较高级的力量”，而且也没有其它的表达可以与之联系。胡译读后也觉得有些问题，什么是“较低劣的表现”？丁梅斯代尔听到海丝特·白兰说出齐灵渥斯就是她的丈

夫后，凶狠地皱起眉头，怒火中烧，难道这可以称作“较低劣的表现”？显然这里出现了逻辑上的矛盾。姚译同样有逻辑上的矛盾，明明有挣扎，后半句却说“无力做出短暂的挣扎”。这里出现逻辑问题的关键还是在对原文的 *lower energies* 的理解上。这两个词搭配在一起的确难以理解，侍译因此取字面译法，但没有考虑阅读效果。胡译进行了变通，却有脱离上下文之嫌。*Lower* 的英文解释为 *less in quality, intensity*，前面已经说过他十分孱弱，这当然也包括体质变差，因此 *lower energies* 是否可以考虑译为“微薄的力量”。

#### 4. 意义含混不清

翻译的最低要求可以说是不致使读者产生误解，但做到这一点是颇为不易的。由于种种的原因，译文中很难避免出现一些意义含混的句子。但是，译文中如果较多的出现意义含混的句子，势必会影响译文的总体质量。请看下例：

侍译：这传说是那么阴惨，其中只浮现着比阴影更幽暗的永远不灭的一点红光——

“一片黑地上，刻着血红的 A 字。”

胡译：这传说实在阴惨，只有一点比阴影还要幽暗的永恒的光斑稍稍给人一点安慰：

“一片墨黑的土地，一个血红的 A 字。”

这是整部小说的结束句，本该耐人寻味，发人深思。不料读完上面的译文后笔者一团雾水，不知道怎么回事，以至于怀疑原文究竟是不是这样。两文在引号前分别使用了冒号和破折号，它们在汉语里都有解释的功能。那么胡译的黑体字部分就是解释“光斑”，而侍译的黑体字部分解释“红光”。然而这样解释一点也不清楚，无论是把字说成“光斑”或“红光”都显得很含混不清，读者读后仍然不知道原文的本来面目。读了姚译本，才消除了怀疑。

姚译：这题铭是那么灰暗，只在一个比影子还要幽黑的、永远闪着红光的光点衬托下才凸现出来：

“漆黑的土地，鲜红的 A 字”

原来这几个字是题铭的内容。那么前面两译文为何出现那样的问题呢？还是先对照原文来看看：

*It bore a device, a herald' wording of which might serve for a motto and brief description of our now concluded legend; so somber is it, and relieved only by one ever-glowing point of light gloomier than the shadow: "ON A FIELD, SABLE, THE LETTER A, GULES."*

可以看出，三个译本的主要区别在于对 *it* 和 *relieve* 的理解上。这两个词的确容易引起误解。*Relieve* 既可解释成“缓和”（胡译），又可理解成“浮现、凸现”（侍译、姚译）。由此又产生了 *it* 的理解问题。*It* 之前最近的一个名词是 *legend*，因此把它译成“传说”似乎有道理，但这样一来，带引号的部分就与全句失去了联系。其实，*legend* 之前尚有 *device* 这个词，*it* 实际上指代 *device*。因此将 *it* 译成“题铭”，原文的关系就一目了然，而译者也可为 *relieve* 找到合适的词意，这样的译文读者读上去才会觉得合乎情理。

上面一例是由于译者错误地理解了原文而导致译文中出现了可疑的语句，有时候译者可能理解完全正确但译出来的语句仍然让人怀疑。如下例：

*This might be pride, but was so like humility, that it produced all the softening influence of the latter quality on the public mind.*

侍译：这也许是骄傲，但极似谦卑，所以在大众的心里，这种谦卑的性质发生出全然使人软化的影响。

胡译：这或许是骄傲，但极似谦卑，反正在众人的心目中产生了谦卑品格的全部软化人心的影响。

姚译：这也许是骄傲，但是极似谦卑，所以反倒在众人的心上产生出谦卑之情，感化他人仁慈心软。

这段话讲的是众人对海丝特·白兰的反应。读者应该可以推测出，她的表现软化了众人的心肠。但读过侍译和姚译后笔者反而糊涂了：明明是海丝特的态度谦卑，这里却变成了众人的心中也产生了谦卑之情。那么到底是谁软化谁呢？显然句子的表达含混不清。

以上主要分析了三个译本中出现的一些“可疑文域”。但是，瑕不掩瑜，总体上讲这三个译本仍不失

为成功之作，特别是后两个译本，堪称一时伯仲。笔者之所以在成功的译本中找问题，是本着追求更完美的译作的精神，力争为后来的译者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可疑的文域”在众多译家的众多译本里都会有所体现。这样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理应引起译评家的注意。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问题并没有单独地提出来，只是在批评中会偶尔提及它的某些表现。从上文对《红字》的三个译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导致出现“可疑文域”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1. 过分拘泥于原文的形式；2. 翻译过程中疏忽大意；3. 缺乏必要的常识；4. 对两种语言的掌握尚有欠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完全避免“可疑的文域”是比较困难的，但应当尽量减少这类问题的出现。笔者以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1. 勤查字典，认真体会，力争透彻理解原文。
2. 表达的过程中应该多为读者着想，尽量译得明白晓畅，使用规范的汉语。
3. 译完后反复阅读译文，找出其中的可疑之处，如逻辑不通，有违常识等等，进行改进。
4. 如有必要，可请中文水平较高的专家学者审阅译稿并提出修改意见。

解决翻译中的“可疑文域”是一项艰苦的工作，决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译者唯有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切实为读者考虑，才可能译出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优秀之作。

参考文献：(略)

(责任编辑：陈雯、周化、李锋、朱志娟)